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十五

佚名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興清深山雉防求敵江猿應獨吟洩雲高不去隱几亦無心

南郭子綦隱几時嗒然似喪其偶偶者即其

身也故曰今者吾喪我矣夫吾何喪不得自主之謂也聖人絕四毋意必固我然意必固三者皆從有我而生故至人必先毋我少陵此詩全是此旨病枕依茅棟則不得出戶矣荒鉏淨果林則隨地而課鉏也背堂切舍北在野言雖在野而興逾深山雉惟恐復遭世網江猿且與同聲此時此心如一片高雲閒閒無著正如子綦之隱几無心也夫無心即

無我矣是時少陵胸中一段去國懷鄉之念感觸於中而時不我與故且放下且課童鉏著移床休暇且乞暫時淸淨一得快活也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靑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吟詩坐回首隨意葛巾低

此第二首則借果林中景物以自比身世之浮沉言此秋日衆壑生寒雖早而我果林當

此鉏斫之後爲晴日所噎其昏霧爲之一清

郎如茲世之禍亂雖多而我暫得甜息於此

暑得清寧無障礙也且我之一絲懸挂於此

何殊此林中之青蟲懸於日中聊以就朝陽

也又我之一身流落不保亦何殊此林中之

朱果自落於泥中而遂遭封閉也況當此薄

俗人情之險萬有不同各如其面而欲全此

身於機巧之際惟有學南華馬蹄之篇不受

燒剔刻雕而後庶幾其免也故今者且隨意

移床而葛巾吟坐喪我正所以得我乎

籬弱門何向沙虛岸自摧日斜魚更食客散鳥

還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倚

杖更徘徊

此第三首承上言我今隨意逃虛於此豈復

有所與往還者哉故籬弱迴遭難迴門向惟

借爲藩𥖣而已沙虛岸扯常見崩摧惟阻人

行步而已既無人往還則此林中之所共相留憩者何物乎惟見日斜之時盼喁濆沫者魚更食也客散之處啁啾噪躍者鳥還來也魚鳥之外絕無長物瀠濚者寒水其蕩潏之光難定令人目眩神搖寂寞者秋山其淒清之響易哀惟令人砭肌銷骨如此日復一日但見暮景侵人殆至天涯曛黑則愁慘益甚惟有倚杖徘徊而已更何所容吾希望耶三

首寫來。總見鉏果移牀之旨。不過安於所遇。無有畔援欣羨也。

秋日夔府咏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余詮釋杜詩。惟以發明寓意爲主。以其屬於比興。未可以文辭害也。至於直述其事意。盡言下者。自可勿爲多釋。又此篇亦據事敷陳。無甚深意。又兼奉寄鄭李。亦屬贈答之常。可

以不必著解惟因體係排律而韻至於百不可不求其篇法之妙與格律之奇既不板滯又不重複悖累前後照應極儷體長篇之變化是不可不爲闡抉也茲畧分爲十節詳論之於後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鳴開匣羣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

色陶冶賴詩篇。

此第一節總提夔府咏懷之大綱。言此絕塞孤城以圖經考之則當烏蠻白帝之間。此爲方百里。乃我老病飄零之所。其筋力不堪以對妻孥。歲月已付之流水。雖有書劍無所用之。惟有憂亂傷離。自甘衰謝。何有何懷之可詠。亦惟是藉茲景物以聊相陶冶而已。下即承寫物色看他於飄零衰謝中。忽插入雄劍

羣書一聯便寫得悲壯不落寒儉惟少陵能

之草堂本作所向皆窮轍餘生日繫船便無

此光燄矣

峽束滄江起巖排石樹圓排雲羅楚氣朝海蹴

吳天煮井爲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

處覓平川鸂鶒雙雙舞獼猴壘壘懸碧蘿長似

帶錦石小如錢

此第二節承上言夔之物色如峽束巖排排

雲朝海煮井燒畬時驚壘嶂獮猴瀨鴻蘿帶錦錢種種奇闢而飄零於其間者非一日也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穿

此第三節言飄零之久由春草寒花以至於觀獵引泉搔頭穿屐其所陶冶於變之物色者如此下遂推類及於身世之感

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郎官幸

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苦貧緣藥餌虛狠藉秋風灑靜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烟

此第四節推類及身世之事言我兩京雖有薄產卒爲汚萊四海雖有交游斷絕音書雖蒙嚴公之辟引備員工部之郞官然瓜時莫代萍跡徒耆藥餌之狠藉堪悲秋風之靜便銷骨惟自知排解不至使瘴癘得以爲災稍可藉雲烟以自適也下更推演出遭際禮遇

一段

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哀箏傷老大華屋豔神仙南內開元曲當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都督柏中丞筵聞梁州弔影夔州僻迴腸杜曲煎園子弟李仙奴歌

即今龍廐水莫帶犬戎羶西京龍廐門苑馬門也渭水流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乘威滅蜂苑門內

蠆戮力效鷹鸇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鋋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

胡星一彗孛。黥首遂拘攣。哀痛絲綸切。頒苛法令。綱業成陳始。王兆喜出於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雁美周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

此第五節。言禮遇之隆。爲諸侯上客。處華堂而聽哀箏。聞法曲而涕潺湲。回腸弔影。遂憶及龍水腥羶之變。頓有耿賈蕭曹之輩。戮力王室之賢。同效鷹鸇。掃除蜂蠆。復還舊物。過

止戈鋋使彗孛全消拘攣復起恩綸誕沛肯令永錮王業中興兆民忻喜諸將則頏頡呂望聖主則彷彿周宣此一段正老杜痛心疾首欷歔欲絕之事故歌咏及之下遂因諸賢而遞及於鄭李

音徽一柱數道里下牢千鄭在江陵李在夷陵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淸省沈宋歘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

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凌絶境佳句染華箋

此第六節遂專寄鄭李致其贊美之意言今者二公處於一柱下牢之遠其賢足以光時論非余之所能及其聲名才調當與陰何沈

宋相比而且妙解音律雅擅風流聲價既高

著作益富置驛而通問者接踵登龍而請謁

者載途而二公則不以地分而墜周旋高視

以收人望虛心而味道玄此其神駿則汗血

之馬青田之鶴差堪似之如此則商山之皓

漢閣之藜幼安之帽文通之錦皆其儕偶而

題詩東壁扣舷南湖絕境遠遊華箋佳句非

神仙中人耶一段贊嘆二公下入已事

每欲孤飛去徒爲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乃迍邅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平生多病卜築遺懷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斑鄰鎬秋蔬影凋遲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廻首喧爭嬾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疏聽晚蟬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氊囊虛把釵釧米盡坼花鈿

此第七節承上言二公之文章風格如彼而

我之仰企於茲者。非不欲奮飛而前。而無如百慮牽纒不獲由己因自述其苦況。則生涯既拙國步方艱。臥病荒蕪池塘空築涕淚漣於伏臘蔬菊遠於新阡。回首壯遊先鞭懶著。惟有與秋燕寒蟬。其其蕭疏局促而已。今雖蒙惠魚書關情記憶。而我則日窮一日。君平少杖乎。敬無壇歛。釧花鈿把。圻易米。尚何堪爲知己道耶。此段自言窮困。下文進以安貧

之事。

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顛。羈絆心常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敕廚惟一味。求飽或三鱣。兒去看魚笱。人來坐馬韉。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塹抵公畦稜。（京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稜音去聲。）村依野廟壖。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穩醉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

能堅。

此第八節。承上言雖所處貧困。而我有安之之策。則甘林之下。結茅齋數椽居陣圖市暨之間。甘心羈絆。而病亦覺爲痊可。於是收芋種蓮。栽梨樹栗。一味固足以飽。三鱣或亦可求使令無人。兒子可以供役。几筵不備。客至可坐馬韉。門只束柴。窄不容車馬。竹能通溜涓涓不竭泉源。如是則畦稜野壖。足吾里

居倒失缺籬何妨補葺由此醉眠於其中何暇問朝謁之可請也是不必謂吾行之不逮而安坐自覺能堅耳下則謙已勉人合而言之

霧雨銀章溢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翾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逢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

終日畫靑偏爲誰編

此第九節則以已之所望於二公者合敘一段言我豹隱於霧雨之中銀章獨濫而二公則馨香上聞於帝座粉署同妍我則困於所學而違衆獨立而二公則明揚當路而勉立功勳意者公之聲華旣得夾輔宸極或於早晚間亦有光寵下及於野人乎則我之汲引當屬望於二公使忠懇之諫仍留匡鼎而儒

術之效尙及服虔我雖不善逢迎猶得進輸

鯁直會際昌時而正陶甄於廊廟也況當此

宵衣旰食之時黎元疾苦之日而竭忠報稱

雲臺之畫青簡之編豈異人任耶此下忽接

行路難何有云云四韻於語氣不屬疑有錯

簡蓋長篇謄寫譌誤相承者有之今爲改正

直接安石名高以下六韻

安石名高晉昭王客赴燕途中非阮籍查上似

張騫拔拂雲寧在淹留晷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交隨聚散澤國遶回旋

此仍屬前節未完之語言建功立業雲臺青簡原屬吾曹況今二公忠於王室推獎人才有晉安石燕昭王之風則阮籍不應久在窮途而張騫不當遠遊域外但不知拔拂之雲誼在於何日而淹留之暮景恐不能相待也

苟非然者則風期遠舉終當破浪而行雖與

屈子同從彭咸與水怪爲徒亦所願也則辭

巫峽而泣杜鵑我與二公終成古人之交聚

散無定東遊澤國任我廻旋而已此一段則

危言以動之下文接入逃虛之意入前行路

難何有四韻至末作結

行路難何有招尋與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

鳴弦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

禍向眞詮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鑪峯生轉眄橘井尙高褰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跕鳶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顧凱丹青列頭陀琬琰鐫衆香深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為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

此第十節則自言欲終於逃虛之事大凡古今來懷清履潔之士忠而見疑信而見謗不得任用於世皆必有一段憤發不平之氣無

所附著。每至於自戕其生。如屈子之自沈。賈傅之殀折。皆是而有託而逃者。則或沉湎於麴蘗。或放情於山水。或希志於養生。或淪心於寂滅。故逃禪者比比也。公非其人而亦藉是以自解。兼以結此詩之局。言我若不獲知己之汲引。則辭巫峽而東遊。澤國行路之難。曾何足慮之有。而招尋之志。則別有所專屬。具飛檝惟恐不速。且鳴弦一去不返。則我豈

復爲世內人耶將與二氏爲徒盡往年曾有華蓋君之約我將追踐其言衣褐終老則依迦葉者又何必定藉偓佺也於是爐峯橘井轉盼當前窮極東南不復作宗邦故國之想則聞妙教而塞前愆與顧凱之丹青頭陀之琬琰爲衆香息地是勇猛從心何慮羸孱在體也而可曰金篦徒然刮眼鏡象卒未離銓也哉此老此結是一篇憤極之辭而後徑有

衡山水漲之厄豈非亦一日之讖耶此詩百
韻又屬近體而磅礴渾灝古氣流轉他家雖
有長篇不得不推杜陵爲絕調矣昔慧遠招
淵明入社許之飲酒而卒攢眉而去蓋賢者
終不爲隱怪所惑也少陵此作心許雙峯門
求七祖亦不過口頭語以寓絕人逃世之意
而錢註遂誤認以爲眞而極力箋釋以爭南
北二宗之統系謂公有金湯護法之深旨噫

謬矣。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到荆州，消息眞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鶺鴒飛急到沙頭，嶢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彩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老杜寄弟詩多至性語，集中前後十數首皆一往情深，誦讀之下，令人悲酸，不必待解人

始得也此篇因其來而喜寄遂將他胸中一段慶幸情景寫得淋漓盡致若不逐字爬搜便至滑口讀過失其妙旨矣此第一首先從聞其來說起言汝來荆州而竟能迎妻子同來則是此來為一合不復再離之象聞此消息眞足以解我之憂蓋疇昔所謂海內風塵天涯涕淚者消釋俱盡也夫我與汝本為鴻雁一行今我在巫峽而汝即來荆州是鴻雁

之來專爲連峽內而來也且我與汝本如鶺鴒在原今我在沙頭而汝亦急飛而到沙頭是鶺鴒之急專爲到沙頭而急也於是由藍田嶢關之險而取道於長江陸盡而舟險過而穩汝之行既適而我之喜何如也遙意此時惟有明妝朱紱彩鷁乘風不待青春之至而早報黃牛之已達矣黃牛江陵山名夫亂離之世聚散無憑觀之去藍田而就江陵豈

專爲少陵而來而公則喜其適與已近爲來若觀之此行實爲鴻雁之重天倫鶺鴒之相急難且嶢關險道而已過則竟若行所無事江流穩便而可乘則歸美於神功由是期其來之速而青春不假黃牛而達總從一個喜字內推算出來詩律至是細入繭絲而或則曰妙在可解不可解之中亦異乎吾所聞矣馬度秦關春雪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

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聊欲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巡檐索其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

此第二首則致其一體痌瘝之義承上言我之喜聞如此而汝之來則有不勝其苦者當其乘馬度秦關由北而來正值雪深之時寒侵肌骨痛已甚矣而汝以就我之故既堅於內遂不爲其所沮意氣之盛若於苦寒之內

而獨生春色於是去故國而移居他鄉以就我二一段兄弟至情豈尋常旅客之心哉我當此骨肉之團聚惟有提攜如意而舞庶足以發抒此樂而因之行坐閒吟白頭相慶尙何缺望耶此樂也詎堪其語惟有檐外梅花素所欣惜者廻檐索笑略可相賞然其冷蕊疏枝較之吾兄弟歡然之趣曾未足以當其半耳八句前後相照一氣渾成宜玩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宅爲園須似邵平瓜比年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此第三首則計及於到後同居之事言汝將至江陵數次書來喚吾相聚吾於明年正月中旬定欲去夔下峽就汝於江陵矣而江陵之居則有所宜卜者如庾信羅含之故宅皆

是也但不知春秋代易之後其宅不知爲何人據以爲家如訪其故里短牆猶在喬木猶存則從其殘草假以新花開蔣翊之徑種邵平之瓜雖在江陵與杜曲無異開病戒之酒弟勸兄酬天倫之樂事備矣尙何亂離漂泊之嗟怨哉此詩即卜築意直欲追配古人高自位置而以弟兄飲酒勸酬終之其樂眞有王侯將相所不與易者皆從一吾字内排遡

出來咄咄怪事。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

此詩亦分數節。此第一節二韻四語總提一篇。言所以有詩之由。夫老向巴人裏者。久居夔府也。今辭楚塞隅者將適江陵也。夔府非

可久之地。江陵爲歸路之始。然則入舟宜樂。而今翻不樂。解纜宜喜。而今獨長吁。此時此情。吾願與天下言詩者細加抽繹。盡人之情莫甚於感。因感生境。因境成趣。因趣成著。至於著則有固結而不可解者。是以古修道人欲屏絕一切根塵。今少陵因亂離而漂泊於夔峽。非所得已。其視夔峽原爲不可一朝居者。而今流連至於三年。其間風物之美。因境

而成趣。如瀼西之甘林。東屯之夜月相與依戀者。匪朝伊夕。一旦棄而違之。遂不能無別離之感。故此等苦處。皆從漂泊得來。夫使不遭亂離。不至漂泊。則此夔峽中景物。何至入少陵之懷抱。而中傷之。故知多一閱見根塵。不如少一閱見根塵之不生罣礙也。此一段至情至理。俱從一翻字內做出。然則少陵之長吁。非爲別甘林等物。乃是追怨漂泊之致

合多此一般業障耳。

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鼂。石苔夌几杖。空翠撲肌膚。疊壁排霜劍。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擺闔盤渦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脈。冰雪耀天衢。鹿角灘名真走險。狼頭灘名如跋胡。惡灘寧變色。高卧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臬兀。死地脫斯須。不有平川

泱。焉知衆壑趨乾坤。灝渺海。雨露洗春蕪。鷗鳥

牽絲颺。驪龍濯錦紆。落霞沉綠綺。殘月壞金樞。

泥笋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雁兒爭水馬。燕子逐

檣烏。絕島容烟霧。環洲納曉晡。前聞辯陶牧。轉

眄拂宜都。縣郭南畿好。路入松滋縣。津亭北望孤。勞

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

愚。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鑪。

此第二節。承上言長吁時之所見。眞有令人

沁心砭骨者我舟之過窄轉入也惟聞深啼

之狖其浮虛而往也如隨亂浴之鳧其兩岸

之石皆直欲淩人几杖其寒山之空翠直來

撲我肌膚其壘壁之巑岏森排霜劍其奔泉

之跳擲四濺水珠其藤蘿之上下相參也為

杳為冥其樹林之榮枯相雜也或濃或淡峯

名神女畫娟妙之形容宅號昭君難信有無

之眞確但留出塞恐惜之曲難追陽臺夢盡

之歡此亦足以弔古傷今撫時感事矣而尤有驚魂動魄者忽而棹入盤渦如擺闔之騰沸舟橫激浪恐欹斜之轉輸濤聲之澎湃如地脈之隱風雷波光之閃灼如天衢之耀冰雪灘有名鹿角者真如挺而走險有名狠頭者真爲截蹇跋胡當此危行惡灘之上授命者何須變色惟高臥以聽之自反者何負微軀於是傾側之餘書史盡遭傾撓裝囊半壓

溼濡如此九死一生梟兀方臨而斯須得脫豈非邀倖乎由是乘平川之決赴衆壑之趨乾坤之大直與漲海同其昏霾雨露之恩且向春燕而施其洗滌鷗鳥既可牽絲驪龍安其濯錦爾乃日云暮矣落霞沉綠綺之琴夜將闌矣殘月壞金樞之鏡春風披拂荻筍初苞曉露敷榮蒲茸小出春雁將歸猶爭水馬而燕獨早已逐檣烏（水馬當是水中小蟲如蝦蟆之類註引海馬誤）

矣。煙霧之中。遙看絕島曉晡數番。已納環洲。
方辨陶牧之在前。倏拂宜都之已後。南轂縣
郭。北望津亭。其舟行之速。下流之駛如此。既
而漸入坦途。息勞覘咏。意暫適而樂笑。忘所
歷之賢愚。惟將素髮飄蕭。一聽洪爐之汩沒
而已。一節內其三轉。初言舟中所見之清泠。
繼言舟行所過之險峻。終言一日夜間早達
於平坦。得以憩息而覘咏。下節遂入已懷。

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卧疾淹爲客蒙恩早厠儒廷爭酬造化樸直乞江湖灩澦險相廹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懶計卻區區

此第三節承上言我之去夔適楚固已聽其漂泊然豈無以自問乎夫卧壑終老豈余素志文章抱負亦將求所以報君奈此生遭際非無聖主而所如不合終哭窮途卧疾淹留

雖早廁于儒林蒙朝廷之恩資而一鳴輒擯
空酬造化於太虛放廢江湖乞存樸直歷盡
艱險何殊灩澦堆前濁世獨清不異滄浪之
水浮名自此知屬無益而懶計終老何愧生
平耶此節正言漂泊之苦下入時事
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應經帝子渚同泣舜
蒼梧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俶擾鶉
首麗泥塗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

鶴歷塊匪轅駒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薾未必免崎嶇

此第四節承上言我之漂泊固如此而今之時事則有措施違悖者其輕文治而重武功太平之象正未有期也余玆適過天皇寺而觀古畫圖見古聖賢之峩冠博帶其足以垂世作則者若彼又過蒼梧舜廟而悲古帝王

之不可再見葢以今日之兵戈不息四郊多壘朝士尙兼戎服君王且披湛盧旋頭傲擾天紀皇都下比泥塗彼擐甲之卒徒身皆貴重而窮經之髦士道術殊疏其放逸者如出塵之鶴其奔走者非轅下之駒以是人才委頓終無撥亂反治之人伊呂旣不可得韓彭亦不易呼徒使五雲高懸于太甲而六月之息何日得搏於扶搖之上耶則黎元之病豈

甦將帥之權無統我之漂泊於江湖之上者
其崎嶇正未有艾也全篇四節皆從漂泊二
字生出其機軸廻環照應錙銖不爽至琢句
之奇鍊字之潔寫景之工寓情之妙極長篇
排體之能事非他人之所能造也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
所爲嗟余竟轗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器逆

節同所歸河雒化爲血公侯草間啼西京復陷
沒翠華蒙塵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
向二紀奸雄多是非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
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高賢迫形勢豈暇相
扶持疲薾苟懷策棲屑無所施先王實罪己愁
痛正爲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看酆城
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辭
老杜寫懷詩不一而大畧相似以其所懷者

不出此數事也數事維何以君國言之則胡雛之逆節乘輿之播遷廟社之傾敗無以解其憂憤以已事言之則葵忠之莫獻直言之見放遭時之亂離無以喻其悲怨以民生言之則閭閻之凋敝賦税之煩興上官之督責無以釋其哀痛故偶一感觸即爲嗟訟此詩因將適湖南感其漂泊之益遠而作此前一首是嘆息國事看他先從人生大義說起言

所貴爲丈夫者以其能體天心行直道而得志與否無非此一點正氣不可磨滅有此正氣然後有此懷抱不然卽是一肚皮腌臢何足以向人言而形諸歌咏耶獨是此中正氣倘遇得志之時行所得爲不復見於語言卽不得志而獨善其身亦可山林終老何有歌咏惟是遭逢轗軻與中懷之所素期者大相違背如胡雛逆節翠華蒙塵赤子堪悲紫微

拋棄一紀之間奸雄各立是非是其禍亂之生豈臣心之所樂觀又迫至朝常再樹而單儲督課賢者廹於形勢棲屑一無所施又豈有心世道者之所忍聞此正先王罪己之時傑士奮興之會而鄴城氣暗龍池波靡齒髮已就衰謝雖有深意但陳苦辭有何益哉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悵望蒼梧暮潛魚不銜鈎走鹿無反顧皦皦幽曠心拳

拳興平素衣食相拘閡朋知限流寓風濤上春沙千里浸江樹逆行少吉日時節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爲足名數多憂汙桃源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愛各馳騖羸瘠且如何魄奪針灸屢擁滯童僕慵稽留篙師怒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

南爲覗融客勉强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
衰步

此後一首則言已身漂泊之事承上言邦國
之危既因法則之壞而聖王不作令人遐思
虞舜而蒼梧之悵望彌深飄飄桂水何以爲
心哉世既不用我而我亦與世長辭譬之潛
魚不復銜鈎走鹿豈復返顧覺與平素所抱
之葵誠亦稍稍變易矣况因衣食拘閡朋知

隔遠風濤千里逆行無期幷竄塵埃舟航數

貝加以老病牽纏俗務瑣隘雖曰人同一死

亦何必取足名數以困頓無極耶徒使多憂

之狀遺笑於桃源拙計之餘遠滯於銅柱毒

深炎瘴擺落維艱盜勝虎狼中原占據昔賢

避亂皆在此路賢愚雖別馳騖則同於今羸

瘠日增針灸莫效徒爲僮僕之所厭倦篙師

之所齟齬終當挂帆歸去而天意尚未可知

暫爲南方之客。勉强登眺。展步羅浮。豈吾之所得已者哉。前一首是繫懷君國。後一首咨嗟己身。終因遭際轗軻。遂出處皆無勝概。然公私總係正道。與彼營營苟苟。患得患失之鄙夫。相去遠矣。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

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爲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爲歌行歌主客

呂汲公作杜詩年譜以觀其辭氣之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其意似矣而吾謂其遭際之時亦有不同者蓋方其在天寶以前天下無事公方以進取爲心一時意氣自盛及其成

都以後居草堂之閒多恬淡自得之音遂變峽以後流離播遷無復往時豪宕之致故其爲詩幽憂激楚思深慮遠又加之以老年涉世多哀樂之感此其謹嚴非關學力言之今觀此詩而見少陵之豪氣猶存特無其境以發之耳顏少府固妙人而顧八分又屬俊侶一時快聚命酒揮毫此與當年其鄭廣文李太白岑參兄弟渼陂樂遊原無異故其音節

颷擧猖狂恣肆。故態猶存。豈遂以老而謹促爲能哉。存此以見情隨事遷之旨。其意言下自見。不須置解。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前四句是古。後四句是懷。呂蒙營劉備城點

明公妄催日短言古之易逝也與雲平言古之不留也古既如此而有觸動予懷者則以古人之勝概非後世之所能及如君臣相悅則灑落於形骸之外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與今人之君聖臣諛批鱗報罷者相去霄壤又如戰伐功勳則飛騰於九天之上勝固可居敗亦可守與今人之乘輿播越廟社坵墟者何啻河漢蓋此二事素爲少陵之所悲憤故

因公安而慨然興感也結語長嘯含情足懷字意

曉發公安數月憇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檝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人生輕塵弱草白駒過隙無論流離顛沛斷

梗浮萍。卽使王侯將相。際會風雲。亦都過而不留。此轉盼已陳迹五字。直可令人通身汗下。抗聲長號。今先生於此曉發時爲之寫照。言此朝朝景色。日復一日。便送盡無限生死。晨鐘暮鼓。吃飯穿衣。自不必說。卽是異樣繁華富貴。亦不久留。所謂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也。今甜此縣者數月。而一旦眇然以去。前期之無定。亦不過昨日之已然。

然則安往而非陳迹哉。衰老者雖暫憑藥餌以相扶。其與物色生態又何殊焉。此乃一篇醒世大文。不可作紀行詩讀過。

杜詩言志卷十五終

杜詩言志卷十六

佚名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洞庭爲宇內第一巨浸。岳陽樓爲天下莫大奇觀。今以少陵巨手作此詩。不知當用何等

筆法。乃今觀其寫來。只用昔聞今上四個虛字。使他人所欲極力鋪張而猶恐不及者。他卻早已輕輕和盤託出。蓋昔聞者。乃是聽得人人稱說此湖之大。先已驚天動地。而今日得上此樓。乃知人所傳說。確是無差。是此四字。寫洞庭之大。從人口中落到自己眼中。真能全體活現。接下一聯。扮足言吳楚跨荆揚二州。屬東南半壁。其方數千餘里。今當此湖

望之直似分拆此湖之半乾坤本載此湖而今適近此湖但見此湖不見乾坤反似乾坤轉浮於此湖之上如此寫洞庭空靈浩渺不可名狀不比他家如孟浩然但解作氣蒸波撼爲描頭畫角生活也然昔聞今上四字固善寫景又有深情葢昔聞此水時只在天末未必今生果能目覩乃不料亂離漂泊一程一程竟流落到此是今日之上又逈出於昔

聞之意外也以此身世俱遠不獨親朋不見並一字俱無而老病隨身別無長物只此孤舟一具是昔聞此景今上而見此景而昔聞之情則不料有今日之上之情也是此四字寫一時情景俱到末一結又以戎馬關山於題外樹此大幟遙遙與此湖作對真爲起結相稱夫洞庭固大而不知關山之北其爲戎馬戰鬬之場更有大於此者兩大之間而以

舉目無親孤舟老病之一人介乎其中憑軒涕泗誠爲大痛然獨扛大筆作此大文又眞足爲千古之三大絕也

湘夫人祠

肅肅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蟲書玉珮蘚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薦渚蘋蒼梧恨不盡染淚在叢筠

虞帝陟方而二妃從之固夫婦君臣之大義

也少陵一生忠愛宜其感觸獨深言空牆碧水之濱蟲書燕舞之境而湘妃之廟歸然自肅者以其高義爲千古之所不磨也今日之晩泊於此登其堂而藉渚蘋以薦微馨覺當日蒼梧之恨淚染叢筠至今猶沁人胸臆也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

古一長嗟。

湖南僻遠。爲古來放逐之臣棲託之地。如屈原賈誼皆其人也。即湘靈亦然。雖非放逐。而漂泊則一。老杜流寓至此。遂引爲同調。言山鬼湘娥獨於此擅其淸絕。而爲濁世之所不容者。率皆同其蹤跡。撫今思昔。不能不同爲萬古之長歎也。

上水遣懷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爲安得不
皓首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
逢舊親友低頭下邑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
豪舉動見老醜窮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一紀
出西蜀於今向南斗孤舟亂春華暮齒依蒲柳
冥冥九疑葬聖者骨已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
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鬱沒二悲魂蕭
條猶在否崷崒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篙工密逞

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遠回斡明授受善知應燭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蒼蒼衆色晩熊挂元龍吼黃羆在樹顛正爲群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

上水謂自潭之衡舊註云然今仍之通篇言蹭蹬窮迫之苦由蜀而衡不獨屈賈遭讒自取纍沒即虞帝九疑之葬亦終隨大化又何

足怨尤耶。獨是少年輕薄。一種抵當不得。與世途荒險異樣。防禦不得。顏厚吞聲。安得達者而與之共論衷曲也。辭意自明。不須細解。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石間探薇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

豈不仁，視女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縕袍。

遣遇謂篇中所言石間採薇女以下十二句，其遭官吏刻剝，有如莠蒿，足可悲憫，與集中潼關石壕諸篇相類，而吾獨舉此，冒解者，蓋以此作之旨，在借此女可傷之事，以形容自家所處，則又此善於彼，猶爲生理獨遂也，是

以所遇他人之苦排遣自家所遇之苦故謂之遭遇然後知作詩之妙顧又在於命題耳

北風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鑪爽攜卑溼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滌除貪破浪愁絕付摧枯執熱沉沉在淩寒往往須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途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夫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

隱几看帆席，雲山湧坐隅。

此詩因北風之解炎瘴，而思治平之已禍亂也。言春生多瘴，如世亂之紛然，而待北風而蘇，亦猶明君察相之不容緩也。若果應運而興，如此北風之向晚而起，其政教之赫然丕變，亦必若此初宵之鼓大鑪，則爽擕卑溼，庸濫者化爲清明，聲拔洞庭，頑梗者奉其訓誡。魚龍之伏，如盜賊之屏跡，鳥獸之呼，如閭閻

之怀喜滌除不率者破涙前驅愁絕求寧者摧枯長往向之執熱沉沉者今則凌寒須次矣我於此時所抱之疾肺頓爲寛解寧復有危途之堪恨耶則雖再宿於此煩舟子之維舟而待亦所甚樂而衰容頓加悅澤問之僕夫豈曰不然耶然則北風之妙如此此況復爲吾南征之便利不可卽此而長驅不返耶隱几而看雲山其湧出於坐隅者其相況寧有

涯也。一篇幻景文字。眞如夢如幻。可怪之極。

入衡州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失律。淸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重鎭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爲郡。兀者安堵牆。凋敝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恕已獨在此。多憂增

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迷是似聚
謀逋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發中
夜高煙焦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禍善
理顛倒明徵天莽茫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
隱忍枳棘刺遷延胝跰瘡遠歸見侍側猶乳女
在旁久客辛脫免暮年悲激昂蕭條向水陸汨
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
俗鬱鬱廻剛腸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片帆

左郴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香
旗亭壯邑屋烽櫓蟠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
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間瓊樹高
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
畏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蘇生侍御渙勇銳白起
强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氛埃期必掃蚊蚋
焉能當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
厥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

屢及磊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輿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凰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柴荆寄樂土鵬路覩翺翔

此自敘入衡之故時公居潭州刺史崔瓘爲臧玠所殺因避其亂而入衡首一段十二句言兵革之興由於安史之亂潼關失守京邑蒙塵以致重鎮不恭朝命輕權又無控制軍州之召亂皆由於寬猛之失宜其由來久矣

嗟彼哲節士以下十二句言崔瓘但知哲節而昧圓方惜凋敝而重邦本任府庫而增憂傷以致偏裨卒伍皆生觖望而元惡得以因之爲亂矣元惡迷是似以下十句言臧玠不顧理之是非而聚謀倡亂以致血流帳下火發中夜煙焦上蒼福善禍淫之理旣以無徵而天道之茫茫不可復問矣銷魂避飛鏑以下八句言已於此時避之惟恐不及穿豺狼

而隱荆棘。幸而脫免。苟全性命。豈復有激昂之志哉。蕭條向水陸以下十句。言自潭登舟。隨水陸之便而南入於衡。既以老病不能歸朝報主。惟有走洲渚而轉林篁。片帆直下。無復有剛腸之如昨者。華表雲鳥埤以下四句。點染衡州之壯麗。中有古刺史以下四句。贊美刺史之多才。昨者聞瓊樹四句。言已之叨列談讌。藉繾綣而安蒼黃。劇孟七國畏八句。

言諸公興問罪之師期於掃蕩凶逆橘井舊地宅以下至末言此地之可爲樂土又値外家之適近於此可相藉以爲依也通篇共四十四韻不出於憂世亂而悲所遭嚴聲罪而祝軍勝而中間之所拳拳不釋者猶在於報主身老入朝病妨二事此其所爲忠愛之獨至歟

望嶽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歘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吾隘世網，行邁邈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嶪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少陵望嶽詩有三而各不相侔以其時地之所處有不同也其於岱也當壯盛有爲之時其氣象含蓋一切故其辭雄以博其於華也則方當奸邪讒害之後去官惟恐不速故其言憂以深今之於衡則當禍亂相尋之餘而念切君國之重故其辭悲以約首言嶽體之尊祀典之隆而惜非太平之世故時巡之舉缺如以致避世網而行邁過此者徒挹其淸

光瞻仰其高峰恭聞其仙跡肅志於登堂然皆無益也亦惟歎問府主其何以虔具牲璧敬禮嶽神求其降祥以賚我皇乎夫修德以薦馨香人君之事也而弭災禳變以佑國家亦大神之所不容辭也而奈何人神不格幽明不通如此徒使牽迫修途者抱無涯之戚耶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
憔悴嗚呼已十年儒服敝於地征夫不遑息學
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侁侁胄子
行若舞風雩至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
資雅才煥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
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閟講堂非曩構大屋加
塗塈下可容百人牆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
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榦疊蒼翠有井朱夏

時。轆轤東階戺。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改波瀾。西河共風味。採詩倦跋涉。載筆尙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愼失墜。

崇聖學。興教化。原屬太平盛事。一自戎馬陸梁。殺伐四起。宇宙間求生之不暇。何復問儒服禮樂哉。老杜乃稷契一輩人。目擊時亂。傷心久矣。茲遊衡山。獨喜陸宰能於兵戈搶攘

之間倡興文教修廣廟堂故急予之言十年以來旄頭爲災彗於紫微而俎豆之事墜矣但見行役之夫奉命征調以從事於金甲之排蕩寧復有役志於誦讀者哉乃今行此洞庭之野猶有陸宰其人者首倡大義恢宏闕宮塗塈大屋可容百人一時之被服雅化者侊侊然如新自舞雩而至使我故國衰顏愁思頓減誠不意此南紀炎荒忽覩此西河風

味也然則採風者雖倦於輶軒而我之載筆以遊者獨不可爲之記贊乎百爾君子尚其知所效法而無墜失此義耶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强飯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鶡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閒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此詩通首只極寫蕭條二字蓋佳辰無事惟有鶡冠隱几强飯而止其爲蕭條可知問其所以蕭條者則以家鄉君國皆越在萬里雲山之外絕無行樂之處其所奉以周旋者惟此春水坐船如在天上老年看花似在霧中此二事外別無所有彼娟娟戲蝶過閒幔片片輕鷗自下急湍於我初何涉耶然則隱几鶡冠者其爲蕭條何如也此詩二三一聯

人皆歎其工妙謂天上坐船描寫春水之泛

溢霧中看花描寫老年之昏瞀二意寫景精

鑿不刊而不知此解猶僅見其膚廓而未嘗

於蕭條二字體會神理蓋天上坐便有不安

穩意霧中看便有無趣味意是寫景精切一

層內又含着一層情節未可草草讀過也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疏籬影遭碧水

潛勾引風妒紅花卻倒吹吹花困懶傍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入懷珍重分明不來接濕久飛遲半日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伯勞。

此詩借風雨中落花以喻薄俗輕出者之動遭錯迕而難於援手也言此江上桃枝不避春寒風雨出疏籬而臨碧水與之影相勾引猶之當世之小有才者不識時艱出而與當

道之人相結納不意結納未成而已遭强暴者之所妒害如紅花之已遭風妒而吹去矣甚矣人世之難也妒害之後孤窮失路舉目無親飄飖羈旅在在可畏如彼吹落之花困㒓無力依傍舟楫而水光風力皆成危難怯孰甚焉斯時雖有憐惜之人欲加援手而彼以播蕩之餘勢不由已亦如彼花之亦憎輕薄者苟能遮入人懷亦分明有珍重之意而

無如隨風無定不相承接於是沾溼既久翻飛益遲亦有幸而半就日高者或縈於沙或惹於草其細已甚寧復有高枝之可踞哉亦猶失路之末微無復地分之可據也而世之老奸巨猾者方且前肆貪求後防攘攫是猶蜜蜂蝴蝶之類見此飛花方欲進取而又偷眼蜻蜓畏避伯勞恐其害已其首鼠兩端進退驚疑之狀尤足令人長太息也一篇南華

文字不謂於少陵新句見之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然虛霑焦舉爲寒食實藉嚴君賣卜錢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

此詩是借佳時之景物以寫照自已之老病

窮愁前一首是從淸明說到自已言今者時屆淸明家家皆鑽新火便覺有多少生色而我居此客船之中惟此一片湖色春光而已看他下一箇淨字便是岑寂到十分地位也且看眼前大小何一不有自得之樂而我皆無有即如飛鳥之繡羽銜花小兒之紅顏騎竹他皆自得我則無緣又如胡童之結束楚女之腰肢他皆可憐我還難有其故何也蓋

在他只是本地風光而我則客船都淨也夫我豈與此繡羽紅顏胡童楚女爭較喧寂者哉惟是生平抱負原當禮接王侯定策廊廟而今王城不見賈井空懷借君平賣卜之錢爲焦舉之寒食一貧至此節日無聊曾繡羽胡童之不若抑獨何耶然吾遯世絕不以爲悶也蓋鐘鼎山林雖有不同而各完天性之本然使自無愧怍則一故自今以往惟獨醪

饑飯聊卒吾年亦安往而不得哉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左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半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旅雁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

此後一首是從自己說到淸明言我之安貧固無往而不可但無如老病之苦則又有不

堪言述者。總因漂泊東西之後。不勝勞瘁。故右臂至今偏枯不遂。左耳聾聵失聰。興言及此。使寂寂繫舟之中。雙淚垂下。悠悠伏枕之次。强半書空。追憶十年以來。將挈雛稚。遠遊萬里。其奔走不寧也。有如踸踔。其懸虛靡定也。有似楸櫪。此習俗之以節序行樂者。而我之哲況乃適當其似。誰爲爲之哉。今也旅雁上雲。則言歸棐堡矣。家人鑽火。又改用青楓

矣時既當歸而時有不逮歸當其時而歸則未能惟見秦城樓閣遠在煙花之裏漢主山河遙遙錦繡之中乃僻處洞庭與春水同其遼廓者一望白蘋無際對此茫茫百端交集白頭翁能無愁絕耶看他二首句句綰定清明句句對照自己而一順一逆極行文變化之能事乃又恰是近體長句所謂詩律之細洵非老杜不辦也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常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霑巾。

此借燕子之來以喻己身之飄泊也。故園識主之燕。未必即社日看人之燕。然今日看人者燕也。故園識主者亦燕也。燕固隨地而有。

而飄飄遠遊者何堪與之同其棲託耶迨至

覯其暫語船檣穿花帖水而燕之無賴益足

令人寤巾抱痛無涯也

迴棹

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為客費

多年衡嶽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

跡負前賢巾拂那關眼瓶罌易滿船火雲滋垢

膩凍雨裛沉緜強飯蓴添滑端居茗續煎清思

漢水上涼憶峴山顚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奉

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凡杖將衰齒茅茨寄

短椽灌園曾取適遊寺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

名與爵連篇師煩爾送未夏及寒泉

衡陽舟居苦熱思歸漢峴以就淸涼乃作迴

棹之詩衡嶽江湖大以下十二韻皆質言其

事惟起四句則推原所以至衡之由而少陵

一生學問本領具見於此蓋安命者士君子

處世之大防富貴貧賤憂虞患難皆一聽於所遇絕無怨尤惟安命故也然安命又須畏天惟畏天然後能盡道盡道然後能得其正命不然死於桎梏亦得謂之安命耶商辛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非安命者也首句暢發此旨言我一生安命而安命之中私心猶獨畏天是以所行所止皆一本於天理不敢妄為非分夫既本天而行復何為奔走飄

泊至於如此其遠則以有身之爲累不能不勞生以自活是此生之勞皆由於此身之一物蓋人生於天地亦一物耳而勞吾生以養之是即爲勞吾生之一物解者謂爲爲名爲利夫少陵豈爲名利所繫者哉故知不善說詩者豈惟將詩說壞並將古人說壞可不爲大痛耶爲客貲多年貲字大妙謂吾生有涯大半皆爲一物之所繫貲去故知遠客多年

誠非得已而衡蒸疫癘徒滯散才豈敢同於古來放逐之臣如屈賈諸君之足賢耶其跡雖同而所負良多矣此以上表明至衡之故下言此身既足為累則一切資身之具皆非吾志之所存既不足重適足取厭如巾拂之類何堪挂眼瓶罍之屬動即滿船況當此炎夏之時火雲重滋垢膩偶或涷雨又欲攬挹沈綿客途之困頓如此雖或强飯自寬有尊

羹添其甘滑端居自適有茗飲續其濃煎然而清思漢水之湄涼憶峴山之首何可猝得耶今者苟得翩然命棹而迴則順浪可遵牽挽可省至峴則吾家之碑故在過漢則王粲之井依然此時操几杖而遊旣可扶將衰齒編茅茨而處亦何慮夫短椽或灌園而取適或遊寺以終老惟求其遂性而止初無意於成名是以避炎熱而取清涼之一道乎彼嘗

師者何其操舟送我使當此朱夏中而獲覩夫寒泉之及耶通篇因畏炎蒸而思清涼遂說出客途中身外之物一一切皆成贅累何有於成名此自少陵曠達襟懷至於入首發命畏天二語則是古聖賢立身行道本領公豈僅一詩人而已耶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巒爭盤紆寺門高開

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罏地靈步步雪山尊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牆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烏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州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跡今

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

此先生疲於奔迫之餘暫抒其家國危亡之憂而欲遊心於域外以寄其曠達之懷者然非其眞也言我來此玉泉之南有所謂鹿山寺者其林巒之美固已殊矣而又有與之盤

紆爭勝者則道林實爲匹敵焉夫此二寺之門皆高開於洞庭之野而其殿䆫直欲插入於赤沙湖中其結構之廣闊如此所處旣高則其風自寒雖五月盛夏可冷佛骨挾修旣盛則梵樂常舉六時之間朝繞香鑪以其地言之節雪山之祇樹林也以其人言之皆滄海之智慧珠也兩寺之中其塔刼宮牆之壯麗工力悉敵其香廚松道之淸潔供具皆精

夜漏則蓮花交響有如其命之鳥二首而一身日出則金榜雙懸同迴三足之烏其邀其離照是則不必涉海而求方丈尋河而訪玄圃矣經行既近適相宜於垂暮之年暄暖相扶又恰逢此方春之日然則斑白如余者奚事他適哉亦惟就此煙霞而誅茅以相傍可耳況此地不異桃源謀家易爲制度又與橘州相近田土易得膏腴且風俗淳古吏鮮追

呼噫昔之晦跡於衰世者今且得樂國而養生矣從此依止此中之老宿而高談性命之學尙未爲晚彼悠悠世上之功名富貴又焉足圖乎以久爲野客之人而更學何顧精求玄理倍加淸興是則荒山道林一重一掩正合吾之肺腑而山中之琪花異鳥皆可爲吾之友朋昔有宋公放逐於此曾已棲心幽賞見於題壁今留此一半分與老夫則荷篠從

遊惟恐弗遠又安敢交臂失之哉讀此一篇

似老杜即欲在此出世於麓山道林中作一

居士矣然豈其心哉不過姑妄言之以寄一

時之襟抱耳看他句句對仗精工流走直與

近體無異而古拗遒勁絕無排諧靡軟之氣

是大可爲作七言排律之秘妙也

杜詩言志卷十六終